

# 高名凯译文集

18

杜尼·玛西美拉

(法) 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



---

# 高名凯译文集

---

18

杜尼·玛西美拉

(法) 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HAIKU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 目 录

|                 |    |
|-----------------|----|
| 一、两个爱情 .....    | 1  |
| 二、极端的享乐 .....   | 30 |
| 三、歌剧《摩西颂》 ..... | 51 |
| 四、两个治疗 .....    | 78 |

## 一、两个爱情

熟识历史的人都知道威尼斯的贵族是最古老的欧洲贵族。他的金书族谱在十字军时代之前即已存在。那时候，威尼斯是消沉海底去避免野蛮人的杀戮的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残留。然而他却已经强盛，已经显耀，已经控制了政治和商业。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这贵族现在可以说是完全毁灭了。历史可以在那些给英吉利人领路的长扁形小船的船夫身上给我们指示他们的前途。在这些船夫里就有古代威尼斯共和国的头目的子孙，他们的宗族比王室还要古老。要是您到威尼斯去的话，您就要在您的小船将要在下面通过的桥上欣赏一个穿一身褴褛的穷苦的少女，她是优雅的，也许就是属于最著名的古罗马贵族的一家。当国王的遗裔渗杂其中的时候，这个民族就会有許多奇怪的性格。这并没有特别的情形，只





是灰烬中的星火而已。我们是要说明这故事的人物的怪癖，我们也不必再往下解释，因为这也不比重述伟大的诗人和渺小的游客对于威尼斯的描写更容易忍受。这篇故事的旨趣只是在于证明人类生活的显著的对立：在这里一些人物身上，可以看到的大部分居民所有的伟大和渺小的对立。



威尼斯的贵族和热内亚的贵族正如古代波兰的贵族似的，他们并没有头衔。只要自称为桂林尼，铎利亚，布列额尔，莫罗西尼，苏里，莫先尼古，费赤，高尔那罗，斯波诺拉，这就是最高的骄傲了。一切的事物都会腐化，今天有的家庭已经有了头衔。不过，在特权阶级的共和政府的贵族们都是平等的时期，完全统治阿马尔非的热内亚的铎利亚家倒有一个“亲王”的头衔，威尼斯也有一个类似的头衔，华勒斯亲王，因为承继古代的甘因·发西诺而得到的权利。后来变成统治阶级的葛杜马尔地一家，很晚



## 一、两个爱情

的时候才占据了摩那哥。甘因长房的后裔，在共和政府崩溃之前三十年因为相当严重的罪状而受罚，就在威尼斯失踪了。

恢复这名义上的亲王国的麦米·甘因，在1796至1814年之间的悲惨时代里，陷进了赤贫的地步。这一世纪二十年时代的时候，他们只由一个名叫爱米里奥的青年去代表，同时还有一个大运河的最美的装饰品，他的宫殿。这位代表美丽的威尼斯城的孩子所有的一切财产就是这毫无用处的宫殿，和坐落在勃兰达河岸的一所别墅的收入一千五百佛郎的年租。这所房子是他的祖先从前在地产里所有的，后来卖给奥地利政府的财产的唯一的遗留。这笔养老金使美丽少年爱米里奥不必忍辱去接受奥地利政府根据契约给赤贫的罗马贵族每天廿苏的津贴，正如一切的贵族似的。

冬天初来的时候，这位年青的贵族还住在前一春天让卡丹尼奥公爵夫人买去的一座坐落在持里罗安地方的阿尔卑山麓的别墅里。巴拉地奥给皮波罗建筑的房子是一所最纯粹的四方形的高楼：一条大梯，四面的云母石廊庑，带有画壁和各种精美轻快图像的穹窿的列柱，丰丽的装饰；不过这些修饰都是配合得宜的，是用女人支持艳装一样的悦目的轻松来支持的。总之，这是威尼斯所特有的毕亚齐达的高官的清雅的贵质。精巧油漆使寓所里生出一种可爱的清凉空气。外面油漆壁画的走廊形成了反射窗。到处都有威尼斯的石子路，雕琢过的云母石都变成了永恒的花朵。正如意大利的宫殿一样，家具都带有最华贵的绸缎和布置咸宜的珍贵的图画，几张所谓方济会修士的热内亚教士的图画，好几张梵西·黎昂拿德、多尔西·卡尔罗、丁多勒多和迪田的图画。层叠的花圃呈出伟大幽美的景象。在那里，黄金都变成了石洞，都变成了巧夺天工的砌石，都变成了仙女建造的土台，都变成了庄严的小林（其中没径的扁柏、三角形的松树、悲哀的橄榄树都已经非常巧妙的和橙树、桂树、覆盆子参杂在一起），都变成了蓝色和



朱砂色的鱼类所浮游的清澈的小池。虽然人家可以说英吉利的花园是更好的，但是这些阳伞一般的树木，这些修剪过的水松，这人工和自然配合而生的奢华，这好像不断被风吹动的披肩似的在云母石阶层上慢慢滑流的水帘，这装饰清静住处的镀金的铅人，总之，这在阿尔卑山麓伸出花边的到处可以看到的魁巍的宫殿，这给石块，铜器，菜蔬吹入生命或化为花床的活泼的思想，这整个富有诗意的奢华正好适合一个公爵夫人和一位年青人的爱情，这种爱情是远离残暴的自然的诗工。懂得幻想的人都愿意在这美丽的一架扶梯上，在一只刻有环状浮雕的瓶子旁边去看一个穿红布半身裤的小黑奴一边手在公爵夫人头上打开一把阳伞，一边手牵着她的袍尾，瞧着公爵夫人听麦米·爱米里奥说话。这位穿着迪田画中的罗马元老的服装的威尼斯人那能达不到他的目的呢！唉！在这类似热内亚的要塞的仙宫里，卡丹尼奥公爵夫人是服从维克多琳皇后和法兰西的时装商人的命令的。她穿一件洋纱的袍子，戴一顶稻草帽，穿一双精致的鸽喉鞋，可以让微风吹走的线袜；她的肩上披着一条黑色花边的肩巾！但是有一桩事是巴黎女人所不了解的，巴黎女人紧紧的捆在她们的袍子里，就像敷石棍装在圆鞘里似的，然而这位美丽的多斯岗女郎却自由轻便的穿法兰西的衣服：她已经把这衣服加以意大利化了。法兰西的女人对于她的裙子看得非常的庄严，然而意大利的女子却不大在意，并不防止任何的贪婪的视线，因为她知道用专一的爱情来保护自己，这种感情无论是在她，或是在别人方面却是神圣而严肃的。

早上九点钟左右，卡丹尼奥公爵夫人散步回来，她躺在还留有早餐的残余的桌子前面的沙发上，让她的情人自由观察她的纱袍，没有用任何的姿态对他说：“嘘！”另一方面，坐在靠背椅子上的爱米里奥就把公爵夫人的一只手握在他的一双手里，放任的瞧着她。您别问他们是不是互相爱恋；他们太彼此相爱了。他们



## 一、两个爱情

并不像保罗和佛兰苏丝似的在共同阅读里去互相爱恋；不，爱米里奥都不敢说：“咱们念罢！”看见了这两双眼睛从两只绿色的瞳孔中央发出金芒，好像虎斑似的发亮，给眼色灌入一种温和的天星的闪烁，他就觉得自己身里有点激动的情欲，甚至于都使他痉挛了起来。不时不时的，他看着这女郎的黑色的头发在一只金环里，从宽阔的额头的两角露出一对光润的发辮，来倾听自己耳朵里因为几乎要冲破血管的血液的流转而加速的雷鸣，而觉得满足。因为某种精神的现象，灵魂是不是可以这样完全的占据了她的躯体，甚至于都使他不会再觉得有自己的存在，整个的注意这个女人，注意到可以摇荡他的生命源泉的她的任何一句话呢？是的，孤单的时候，一个面貌中等的女人，只要不断的研究她，也会变成超卓威严的，像公爵夫人这样美丽的女人也许会弄到麻醉心里激发的年青人，因为她真的整个吸收了这个年青人的灵魂。

玛西美拉是佛罗兰斯的杜尼家的女承继人，她的丈夫是西西里的卡丹尼奥公爵。她的母亲活着的时候给她订了这个婚姻，目的是要使她富裕，快乐，因为这是佛罗兰斯的生活习惯。她想她的女儿离开修道院步入人世的时候，可以依据爱情的律则完成意大利女人所最注重的第二次的心灵的婚媾。但是玛西美拉已经在修道院里养成了爱好宗教生活的趣味，当她在卡丹尼奥公爵的祭台前宣誓的时候，她就以依据基督教的精神来当他的妻子为满足了。这是一桩不可能的事情，只要娶上一个妻子的卡丹尼奥觉得当丈夫是傻事；等到玛西美拉埋怨他的态度时，他就镇静的告诉她，请她去寻找他的 Primo Cavaliere Servante（第一扈从骑士），而且还给她建议替她带几个人来让她选择。公爵夫人哭了，公爵也就离开了她。玛西美拉瞧着四周压迫她的人世，她的母亲领导她到柏尔哥拉，几个外交的场所，娱乐场，可以遇见年青美丽的骑士的一切的地方去。但是她并没有碰到可以使她喜欢的人，她



也就开始到外边去旅行去了。后来，她丢了她的母亲，承继了财产，挂孝举哀，到威尼斯来，在这里看见了走过她的房子前面给她交换一道好奇的秋波的爱米里奥。这一秋波算是说了一切的话。威尼斯人觉得受到电击似的，公爵夫人的耳朵里也恍惚听到一声“找着他了！”似的。

任何的地方，两个谨慎的经验丰富的人总要互相的研究，彼此的察知。然而这两个纯洁的孩子却好像是两个同一性质、一拍即合的东西似的混而为一了。玛西美拉不久就变成了威尼斯女人，她购置了她在卡那勒几奥河岸上所租到的宫殿。后来，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应用她的收入，她又买了黎发尔达，就是这时候她所居住的别墅。由茈尔巴都夫人介绍给卡丹尼奥夫人的爱米里奥整个冬天都非常恭敬的到他的女朋友家里来。任何的爱情都没有这两个灵魂心里的爱恋那样的强烈，也没有他们的表现那样的懦怯。这两个孩子都在彼此之前颤栗。玛西美拉一点儿也不矫治。她忙于微笑，忙于说话，她崇拜她的威尼斯青年，这个脸孔尖锐，长薄鼻、黑眼睛的带有一只高贵额头的年青人；虽然有她的天真的鼓励，这个年青人只在花了三个月的工夫来彼此熟识之后才到她家里来的。夏天打开了他那东方的天空，公爵夫人埋怨说不愿意一个人到黎发尔达去。既快乐又骇怕两个人之间的头对头的闲谈，爱米里奥总算是陪了玛西美拉到她的别墅去了。这可爱的一对情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六个月了。

玛西美拉二十岁了，虽然她并没有什么悔疚，她也没有消除她对爱情的宗教上的疑惧；然而她却渐渐的缴械了，而在爱米里奥握住她那只高贵的、滑润的、洁白而带有染色的指甲（好像她曾从亚细亚收到苏丹的妃嫔用来涂染指甲的红色胭脂似的）的长手时，她也祝愿去完成她母亲所吹嘘的心灵的婚媾。玛西美拉所不知道的一种使爱米里奥极度苦痛的不幸，忽然降落在他们的中



## 一、两个爱情

间。玛西美拉虽然年青，但是她却有神话里没有提到情人的唯一女神珠依所有的庄严，因为迪安恩女神也曾被爱过，这贞洁的迪安恩女神！只有耶必达天神能够在她的前面没有失去他的风度，许多的英吉利贵妇都是拿他来当模范的。爱米里奥把他的情妇放得太高，他不能够接近她。也许一年之后他就不会再有这种只打击年青人和老年人的高贵病态。但是，超过目的的人跟没有达到目的的人都是离得一样远的，公爵夫人觉得她是隔着一个清楚自己是远离目的而不再思念的丈夫和一个用天使的白翅膀快速的飞过目的而不能再回头的情人之间。

玛西美拉感到被爱的幸福，她享受着一种欲求，而没有想像它的结果；然而她的情人却在幸福里感到不幸，不时不时的带领他的年青的女朋友走到女人们所谓的“地狱”的边缘，看到自己不得不采集这边缘的花朵而只能够折除花朵的树叶，心里隐藏一种他所不敢吐露的疯狂。两个人每天早上都出去散步，重复的唱着情歌，正如树上巢里的飞鸟的讴咏似的。回来的时候，年青人的地位只能够用画家所画的只有头脑和翅膀的天使来比拟，他觉得他的爱情非常的强烈，他甚至于都怀疑了公爵夫人是否整个的忠实于他，因而要引她来说：“你要什么证明呀？”

这句话是用庄严的态度说出来的，麦米也就热烈的吻着这只纯洁的手。忽然间，他站了起来，自己生了气，把玛西美拉扔下。公爵夫人仍然懒洋洋的留在沙发上，可是她却在那里哭了，她自问为什么这样的美丽年青还不能够取悦爱米里奥。在他一方面，可怜的麦米就胡里胡涂的把头碰在树枝上，好像蒙上眼睛的小鸟似的。这时候一个仆人正来寻找这位威尼斯青年，跟在他后面跑，给他递过一封快信。

他的唯一的朋友王特拉明尼·马尔哥同时又称为王特拉明，因为威尼斯方言可以取消某些语尾。这位朋友告诉他华勒斯的亲



王甘因·发西诺·马尔哥死在巴黎医院里。亲王的死证已经到来了。所以，麦米·甘因一家就变成了华勒斯的亲王。在两位朋友的眼睛里，一个得不到金钱的头衔原不算什么，王特拉明又告诉爱米里奥关于著名的男高音歌咏家热诺瓦斯和著名的丁地小姐在飞尼丝戏院演唱的消息，认为比前一报道还为重要。爱米里奥没有念完信，就把他搓成一团，扔在口袋里，他跑来告诉卡丹尼奥公爵夫人这个大消息，忘记了他所要得到的头衔上的承继。公爵夫人不知道丁地小姐所以引起意大利人的好奇的怪异的故事，亲王就用几句话对她说了一番。这位著名的歌女只是旅馆的一个简简单单的女仆，她的歌喉曾经惊动了在旅行的一位西西里大贵族。这位美丽的女孩子那时只有十二岁，她的嗓子实在是天生的清润，大贵族也就有坚强的信心要培植这个小姑娘，正如路易十五当年想要教养罗曼小姐一般。他忍耐的等待着克拉拉的嗓音能够得到一个著名的教师的训练，等待她到十六岁能够运用这培养所生的一切法宝的时候为止。前一年春天，丁地小姐倾倒了最难于满足的三个意大利都会。

“我确信这个大贵族一定不是我的丈夫。”公爵夫人说。

一会儿，马匹就驾驭好了，卡丹尼奥夫人也就立刻动身到威尼斯去参加冬季娱乐场的开幕典礼。

十一月的一个美丽的黄昏，新任的华勒斯亲王就这样的横渡了麦斯特和威尼斯之间的航路，在标明海关让给船夫的道路的许多涂有奥地利国徽的柱子之间航行。可怜的爱米里奥一边看着由穿制服的仆从驾驶的卡丹尼奥夫人的长扁形的小船在他前面几箭路的海水上行驶，一边就让当年威尼斯还很繁荣的时候给他父亲驾驶船的老船夫替他驾驶，他不由得想起了他的衔头所给他引起的苦恼。

“这家产真是太笑话了！当亲王而只有一千五百佛郎的年



收……占有世界上最美丽的一所宫殿而不能够安置一些奥地利的法规刚公布不能出让的云母石、楼梯、图画和碑碣！住在一排价值一百万的苏木椿上而没有动产！当了豪华的回廊的主人而住在那用麦米家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已经征服过的莫勒带回的云母石盖成的最后的花卉图案形柱头上面的一间房子里！在威尼斯最美焕的一所礼拜堂里看见到坐落在挂满迪田的、丁多勒的、两位巴尔马的、柏林尼的、微郎纳斯的图画的祈祷室里，珍贵的云母石墓上他的祖先的雕像，而不能够卖给英吉利一个云母石的麦米，来给华勒斯亲王弄到一些面包！热诺瓦斯这著名的男高音歌咏家，他可以在一季的演唱里得到一笔能够让一个跟恺撒和西拉同样古老的罗马元老麦米家的后裔活得幸福的资本。热诺瓦斯能够吸一支印度的雪茄烟，然而华勒斯的亲王却不能够随意抽雪茄烟！”

说着他就把烟头扔在海里。

华勒斯的亲王是在卡丹尼奥夫人家里找到他的雪茄的，他要给夫人送回世界上的奢华；公爵夫人研究了他的一切偏好，她很高兴满足他！他只能在这里吃一顿饭，宵夜，因为他的钱都得花在他的衣服和飞尼丝戏院的门票上。他而且还得预先提取每年一百佛郎的一笔款送给他的父亲的老船夫，这数目只够得让这船夫吃米过活。此外，他还得付清每天早晨他在福罗里安所喝的黑咖啡的钱；他喝黑咖啡，因为他要支持自己的兴奋到晚上为止，他也计算这恶习的结果就是死亡，正如王特拉明，他，他计算抽鸦片的结果一般。

“然而我是一个亲王！”

说了这最后一句话，麦米·爱米里奥就把没有看完的王特拉明·马尔哥的信扔在海里，这信就跟一个孩子放在水上的纸艇一样的漂流着。

“可是爱米里奥只有二十五岁，”他接着说，“他可以赛过患风



痛病的威灵吞爵士，患疯瘫病的摄政王，患羊癫疯的奥地利皇室，法兰西国王……”

但是一想到法兰西的国王，爱米里奥的额头就皱了起来，他那象牙色的颜色就发黄了，泪珠滚出他的黑眼睛，润湿了他的长睫；他用一只配得上迪田的画笔的手翻起他那棕色的厚发，再仰起眼睛瞧着卡丹尼奥夫人的船。

“命运给我开的玩笑，一直都开到我的爱情里来，”他对自己说，“我的心和我的幻想都是充满着宝藏的，然而玛西美拉并不知道；她是佛罗兰斯的女人，她会抛弃我的。当她的声音和她的眼色使我产生人间天上的快感的时候，我却在她的身边受到冷漠的待遇！看见她的船在我的船前面几十步路，我觉得人家好像是把我的心放在一块热铁里。一种看不见的液体在我的神经里流转着，焚烧着，一片云雾遮住我的眼睛，我觉得空气里有前些日子阳光透过红绸的活帘，我偷偷的看着她跟黎昂拿德·丽沙·玛娜一样的嫣然微笑的发怔时黎发尔达所有的空气的颜色。我的亲王头衔不是拿手枪来结束，甘因的子孙就得跟随他的老卡尔马额拉的劝告：我们可以当水手，当海贼，逍遥自在的看看自己被人吊死之前还能够活上多少时候。”

亲王又抽了一支雪茄，他欣赏着被风吹动的烟缕的图形，好像要从烟缕的情态里去看他的最后思想的重现似的。远远的，他已经分辨出遮盖他的宫殿的莫尔式的尖端：他又变成悲哀的。公爵夫人的船在卡那勒几奥里失踪不见了。象征他的爱情结局的浪漫危险的生活的幻想跟他的雪茄烟同时消灭了，他的女朋友的船也已经不再给他指示他的路向了。于是他就看到了现实的情况了：一座没有灵魂的宫殿，一个不能影响躯体的灵魂，一个没有金钱的王位，一个空虚的躯体，一个充实的心灵和成千的令人失望的矛盾。薄命的年青人痛哭他的古老的威尼斯，正如王特拉明尼更



苦楚的痛哭这古城似的，因为同样深切的彼此的悲哀和同样的命运已经给这两个大家庭的后裔，这两个年青人发生了彼此的热烈的友情。爱米里奥不能够不想到麦米宫殿的一切窗户吐出万条金光，笙歌之声远播阿特利安海波之上的日子，人家看见他的水柱上拴着无数游艇的日子，人家听见潮水涨溢的石阶上共和政府的风流面具和权贵成群结队的拥塞着的日子，他的客厅和他的走廊充满着阴谋家和被人暗算的人众的日子，他那设置无数谈笑风生的桌子的餐厅和乐音盈耳的周围临空的回廊，好像有全威尼斯的人在欢笑喧嚣的楼梯上来来往往的走着的日子。上等的艺术家的凿子曾经一世纪一世纪的雕琢着那时候用来支架从中国买来的长颈大腹的花瓶和千盏灯的烛台的铜座。每一个国家对于他的奢华也都有所贡献，给他装饰了墙壁和天花板。然而今天，这些脱了美丽的布块的墙壁和悲惨的天花板却默然的流泪了。这里已经没有土耳其的地毯，没有加饰花枝的大灯，没有雕塑，没有图画，没有欢乐，没有金钱这快乐的工具了！威尼斯这中世纪的伦敦，他已经一块石头一块石头，一个人一个人的倒下来了。

这时候海水在宫殿底下抚养的草地，在亲王的眼睛里只像是自然界在那里标出死的符号的一块黑色的流苏。总之，一个英吉利大诗人来到威尼斯，仆倒在上面，就像是乌鸦飞扑死尸似的，要给他歌咏一首抒情诗，在这社会的最初和最后的语言里，歌唱“在地狱里！”的诗句。英吉利的诗歌而投在产生意大利诗词的城市里！……可怜的威尼斯。

请您想一想一个浮游在这些思念里的年青人是怎么样惊愕的听见卡尔马额拉喊道：

“王爷，宫殿烧了，要不然就是古时候的政府头目回到那里来了……您瞧，高高的回廊上的十字窗都透出光亮来呢！”

爱米里奥亲王以为他的梦幻已经由神杖给他实现了。夜幕下



垂的时候，这个老船夫居然能够把船拴在第一个阶层上，让他的年青主人登岸，而不至于被任何在宫殿里忙碌的人所撞见（其中还有一些人在石阶上就跟蜜蜂在窝里嗡嗡作响似的喃喃私语）。爱米里奥溜进了盘旋着威尼斯最美丽的扶梯的庞大的回廊里去，敏捷的穿了过去，要去认清这奇怪的景象的原因。许许多多的工人都忙着完成这宫殿的家具和装饰。配得上古代威尼斯的繁华的第二层楼给爱米里奥的眼睛呈露出他前一刻钟所幻想的事物，而且女神也给这些事物赋上一种最为幽雅的趣味。配得上一个新兴的国王的宫殿的繁华，一直可以从最微细的地方揭露出来。爱米里奥踱来踱来，没有人注意到他，他也越来越惊异的走着。他好奇，要知道第三层楼上面所发生的事情，就登上了楼，发现那里的家具都已经安置停当。术士所派遣来给一位穷苦的意大利亲王复演《一千零一夜》的奇迹的陌生人撤换了最初带来的寒伧的家具。爱米里奥亲王走到了寓所的卧室里来，这卧室就像维纳斯女神从里头走出来的海螺似的对他微笑，这卧室未免太美丽了，太鲜艳了，太媚人了，太雅致了，他就走去埋在一张镀金的木靠椅里，椅的前面已经排设好可口的冷餐；他也用不着什么手续，就开始吃了。

“我觉得世界上只有玛西美拉一个人会想到这样的宴席。她已经知道我是亲王；也许卡丹尼奥公爵已经死了，给她留下这许多财产；所以她已经比从前又富上两倍了，她会嫁给我的，而……”

于是，他就吃得可以让一位抱病的百万富翁看见他狼吞虎咽这宵夜就对他生起怀恨之心的地步，他痛饮上等的博尔多酒。

“现在，我懂得她对我说‘晚上见！’的时候所取的态度了，也许她要来给我解除蛊惑哩。多美的床啊！在这床里又是多美的灯笼啊！……嘿！一把佛罗兰斯的女郎的宝剑。”

世界上有许多身体强健的人，极端的幸福和不幸都可给他们产生一种催眠的作用。这位年青人相当的强壮，可以让他去把一



## 一、两个爱情

位情妇理想化到不再被他看做是女人的地步，财产的突然降临应当有鸦片烟的效果。亲王喝了一瓶博尔多酒，吃了半只鱼和一些法兰西的酱肉之后，就非常想要睡觉，也许他是在双重的沉醉的夹攻之下。他自己翻动了被窝，预备了床，到一间美丽的化妆室里去脱了衣服，就躺在床上去思索他的命运。

“我忘记了这可怜的卡尔马额拉，”他对自己说，“但是我的厨子和我的买办一定会给他赏钱的。”

这时候一个女仆滑稽的走了进来，嘴里低唱着塞维尔的剃发匠的歌调。她把女人的衣服，一套睡觉的衣衫投在一张椅子上，嘴里说：

“他们回来了！”

一会儿之后，事实上就走进来了一个穿法兰西衣装的少女，她可以被看做是英吉利人为《别忘记了我》、《美人国》、《美典》而发明的奇异的插画的原形。亲王又恐惧又快乐的颤栗着，因为，您知道，他爱玛西美拉。无论这爱情的信心怎么样的煎熬他，怎么样的当年给西班牙感应图画，给意大利感应圣母像，给米赤儿·安慈感应雕塑，给基柏尔地感应浸礼殿的门户，情欲总用罗纲来包围他，欲望也激动着他，而没有在他心里散布卡丹尼奥夫人的一个眼色或是她的一句话语给他注射的这种热烈的以太素。他的灵魂，他的心坎，他的理性，他的一切的意志都不允许他去接受虚伪的爱情；但是暴虐的，偏情的，虚伪的爱情却统制着他的灵魂……这个女人并不是一个人来的。

亲王看见一个人物，这种人物当我们崇拜他们而把他们从现实的状态移入一种多少含有文学意味的幻想的状态里之后，谁也不会相信有他们这种人的存在。正如拿破尔人一样，这位陌生人穿的衣服有五种颜色，要是我们可以把黑帽子也算他一个颜色的话：裤子是橄榄色的，红色背心的扣子发出金色的光芒，上衣近



于绿草，衬衫染上黄莲。这个人好像要给热罗拉模总拿来放在傀儡戏幕景里的拿波尔人当个标本似的。

他的眼睛似乎是玻璃制的，鼻子好像是三叶形的剃饰，高高的突出，这鼻子而且还用纯洁的性质盖住了一个孔洞，要是我们说这孔洞是嘴的话，这就未免太侮辱他了，这孔洞上显出三四根运动灵敏的白色长牙，互相的重叠着。耳朵屈服在自己的重量之下，使这个人跟野狗有个奇怪的类似。漆黑的肤色让人疑心有许多金属在什么喜波克拉特的命令之下被人注入他的血管。额头是圆尖的，上面胡乱的盖些稀少的，类似吹气的玻璃纤维一样垂下的扁平的头发，下面接着浅红凹凸的忧郁的脸孔。总之，这位先生虽然是清瘦的平常的身材，他却有悠长的手臂和宽阔的肩膀；虽然他是这样可怕的，虽然您会说他有七十岁的模样，他却并没有缺乏某种单眼神的庄严；他有贵族的风度，他的眼睛表现出富人的安舒的神色。有恒心来研究他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这变成一身泥泞的高贵的陶土里看到用爱情写成的他的历史。您可以猜想他是一个大贵族，幼年时就很富裕，把他的身体出卖给放荡的生活，去追求过分的欢娱。放荡的生活破坏了这人类的自然结构，而依据习惯给他制造了另外一个组织。几千瓶的酒曾经在这粗大的紫色的鼻梁下面流过，而在嘴唇上留下酒脚。长期的累人的消化拔走了多半的牙齿。眼睛因为赌桌的灯光而变成苍白的。血液溢满了改变神经系统的秽污的元素。消化作用吸收了他的理智。总之，爱情拔除了年青人的晶亮的头发。在这贪婪的承继人身上，每一个恶习都在这行尸走肉上留下它的记号。要是我们研究自然界的话，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发现许多极乎精巧的讥讽；例如，自然界把癞蛤蟆放在美丽的花朵旁边，正如公爵在这爱情的玫瑰花旁边似的。

“今天晚上您要玩提琴吗，亲爱的公爵？”女人一边说，一边